

学理与术用

XUELIYUSHUYONG

徐宏力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前 言

蔡元培先生曾经把“学术”解释为“学理”与“术用”，这是一种很周延的看法。无学理不深刻，无术用不活络。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都有失偏颇，前者在理论的自维中变得僵化了，后者在经验的自得中变得肤浅了。于学理与术用中都能游刃有余地活动是健康的学术状态，做到这一点是一种境界，将会赢得高质量的学者人生。

但是，要追求阴平阳和的均衡是何等地艰难呀？学院派的学者会认为你媚俗，经世派的学者会认为你儒酸。实际上做出来的也可能是非驴非马的骡子学问。理论研究不心静，定力不足，实践探讨不管用，深入不够，顾此失彼，无可奈何，最后只能顺水推舟，随遇而安了。

假如不在乎别人是否承认，假如不在乎一时的茫然无序，在学理研究与术用探索的沟通中总能体会到乐趣，这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满足，也是一种体验理性的欣慰。在这时才会感到，原来学问是给自己做的，至

于它的社会价值，只要研究者本人对理论与实践是真诚的，总会得到与努力相应的效果。

本书是我近年来部分研究成果的汇集，从中可以看出我的学术思路：以美学理论研究为核心，任由兴趣所及，涉猎到了文学、艺术、服装、传播、文化、教育、CI等应用领域，聚之以锤炼理性，散之为陶冶灵性，追求深度与广度的融合。这一目标也许实现得不好，可能最初在学术定位上就有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将部分文章选编了出来，也算是对多年笔耕的一个交代。

著者

2000年11月12日夜

于青岛浮山下寓所

目 录

第一编

美学的“术科”特征	3
论美的模糊性	14
模糊思维对辩证思维的发展	26
美是高质量的人生状态	32
论“泛美学”	43
论空白美	55
论禅宗悟性的美学价值	65
论文化人格与美育疏导	79
作为文化载体的早期文学	90
抽象语病与文学闲笔	95
论文学与隐形文化	103
艺术也是生产力的因素	113
论文艺研究中的模糊方法	126

孤独与艺术	132
电脑美术对绘画美学观念的再造	142
影视艺术与感觉革命	157
服装美学的功能	167
与服装艺术相关的产业问题	186
服装个性论	203
现代服装美的特征	217
生态文明与未来服装审美文化	235
服装艺术与实用主义的对立	247
中西服装审美文化比较	256
服装设计中的补偿原理	270
当代服装风格归类研究	275

第二编

传播方式的发展与“新知性”思维	287
三种文化媒体概说	310
“赛博文化”与人类的孤独	317

论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文化	330
论青岛文化的本源与本质	341
警觉“西风东渐”	366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对同一性	379
当代高等教育功能的延伸	389
论高等教育的产业化问题	396
C I 述要	408
C I 译辨	425
“形象中心”论	435
注意力与形象力	462
企业管理的虚拟化与新产业意识	475
论“清洁消费”	485

第一编

美学的“术科”特征

一、美学的“学科”病

许多教科书上写着，美学理论可以指导审美实践，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纸上的真理，至少如今的美学做不到这一点。只要走出书本，进入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美学在审美现实面前常常是软弱与牵强的逻辑游戏。艺术家们可以不去理会自己的美学理论修养的高低，读点杂书会比读点美学的书更能启动创作灵性；社会审美潮流也自在地流转着，对商业的依赖比对美学的依赖要强烈得多。美学理论对美化实践的影响非常之小，不用说对实践的指导，就是对实践的解释也不那么及时和准确。

美学研究曾经有过这样的春天，马克思将“实践”引入了美学研究，他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创造了美学以“学科”贯通“术科”的机会。遗憾的是，在后来的美学研究中，实践活动并未成为美学研究的主战场，至多是在理论推演中增加了一个新范畴。

实践美论派并不致力于研究创造美与欣赏美中的实际问题，他们把实践作为一个术语来解释案头难缠的美学命题，诸如美的本质、审美意识的起源、艺术的特征……他们与其

它流派的争论，只是在美学这一封闭的体系内部产生些震动。实践——这一活生生的物质运动过程，被熬成干瘪的概念，编到哲学化的推理程序中去了，在语义体系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也失去了再创造的活力。

总之，“实践”主题的提出，并没有引起美学研究观念的根本变革，人们依然闭锁在书斋里，潜心研究那些“稀薄抽象”的命题。美学关注的重点依然为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美感是什么等等？并不关注怎么样美化现实？怎样增强艺术魅力？怎样提高美感的层次？怎样看待审美潮流？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认识对实践的启示作用。一旦弄清了美的本质，美的创造就会有明确的遵循。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活动，是在自觉意识指导下进行的。没有清醒的认识，就谈不上有效的实践。所以，问题不是应不应该研究认识论意义上的美，而是应该以什么为中心。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①世界是应该认识的，美也应该有理性的说明。但是认识并不是目的，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

脱离实践的书斋美学带来一个致命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学理论研究的胶着状态。新鲜感小，陈腐气浓，投入大，产出少。以中国美学界分歧最大的美的本质观为例，费了那么多精力，出了那么多文章，甚至以此为核心分出了几个学术流派，但是结果如何呢？有些人不得不又发出几千年前柏拉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9页。

的一样慨叹，“美是难的”，一度热闹非凡的争论，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不得不冷清下来。西方美学早早地从美的本质的疲劳研讨中解脱出来，借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美的本质很有可能是一只“黑箱”，它具有某种功能，而其内部结构无法直接观测到，只能从外部间接认识。

中国美学界对于美的本质问题厌倦了以后，有人转向当代西方美学研究，有人转向了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对于现今中国社会审美实践的理论总结，依然是薄弱环节。我们并不否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但是，纵向和横向的借鉴毕竟是间接的，直接的经验为什么不能成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呢？真知总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美学研究脱离实践就必然脱离群众，因为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的浪潮摧枯拉朽，冲击了许多被禁锢的领域。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涉足于美学天地，连外国学者都十分奇怪，向前去访问的中国美学家李泽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出现了美学热？”我们且不说这热源何在，就其势头来讲就值得美学界欣慰。哪一位学人不希望自己的专业受到大家的喜爱呢？社会需要是一门学科兴旺发达的条件，提高是以普及为基础的。在国外，美学是被冷落的角落学科，在国内它却受到人们、特别是那些掌握未来的年轻人的厚爱，这本是整个美学界的幸事。可惜的是，书斋美学没对那些光顾者开放，一些研究者只是抬头向窗外望了望沸腾的现实，便又埋头到繁复概念推导中去了，只是间或伸手从窗外的生活之树上，采撷几片绿叶作为论述的证据来维持理论的生命；

另一方面，那些爱好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美中走来，迎头却碰上了抽象深奥的美学命题，心中骤然忐忑不安起来，似乎明白了，美学并不美，搞美学是大学问家的事。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流行文化中，“美化热”一浪高过一浪，“美学热”却成了昨日黄花。美学家们关起门来研究学问，对审美时尚不屑一顾，许多青年人则随波逐流，无所适从。他们很爱美，也很爱艺术，但本质上却是美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青年人的无知，更主要的是一些美学工作者缺少实践的责任感，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缺少和谐的接口。如果说在极左的年代，美学在外部压力下形成了禁区，那么，如今象牙塔里的美学已经受到人们内在的自觉冷遇，这是一种更大的学科灾难。

应该承认，就是美学被困锁在哲学书斋里的今天，作为“术科”的应用美学也在受到或开始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视，有人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文艺美学、技术美学、新闻美学……但是由于研究习惯与研究方法没有改变，注意力的转移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理性主义的偏颇影响着研究的深化，所谓应用美学，常常是基础美学的例话，依然与实践机理相脱节，显得非常浮躁。

对于美学的术科研究，还有一种极端倾向，那就是经验主义，表面看这种倾向颇重视实践，但是其成果大都是经验的直接表述，保留着创作谈，欣赏感想的直观状态。那些耀眼的美学词句不过是理论装潢而已，很难给人以深刻的思维启迪。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依然是美学术科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不成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成熟。

有些人把它看成是美学的普及工作做得不够，实际上是提高工作做得不够。

二、美学的“学科”病因

在我国，书斋美学观念的形成受着西方经典美学弊端的影响。美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产生于欧洲，19世纪开始传入我国，有着明显的外来胎迹。西方人原本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哲学与诗学(文学艺术)研究的交融，但是，从中世纪经院哲学产生以后，哲学与诗学的平衡被破坏了，哲学的地位伴随着神学的发达上升了，艺术家则成了圣殿与宫廷里的工匠。尽管鲍姆嘉通在给美学命名的时候将其称为“感觉学”，但是感性实践在这一学科中的地位并不高，抽象的逻辑思辨性为最高法则，社会实践只是一个低级的、或者说是个初级概念，这种经院哲学的风气在后来反神学的学术解放中并没有彻底根除，反而逐步被固定为学院派研究习惯。工商文化虽然对此有所冲击，但是恪守学理的知识分子反而生出逆反心理，越发固守自己的天地，特别是工商文化的弊端显露出来以后，他们更认为自己的正确是很彻底的。美学上的这种自维习惯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模式，对中国书斋里的学者的影响是铭心刻骨的。当世界之窗打开以后，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中积淀下来的成果，还没有充足的机会去分解、消化、吸收、排除，不能进行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实现超越。

书斋美学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学者传统的经学

方法的惯性。无论是“术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信念，还是一生辗转于字、辞、句、章的考证爱好，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脱离现实，关起门来搞学问。经学方法作为一股强大的因袭力量渗透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在审美研究与艺术研究里。这类研究成果实际只是挖掘，而不是建造。拼集资料、罗织引文，一篇论文之后的注释就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只要细心地考查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这样一来，似乎谁占有的书本资料多，谁就是大学问家。其实此类学术论文不过是读书笔记而已。经学方法使有些学者形成了鄙薄现实的心理，养成了一种清高脱俗的习惯。

从主观条件讲，有些美学研究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也是美学脱离实际的重要原因。搞美学的人至少要熟悉一两门艺术，最好对创作过程有切身的体验。这样，研究工作才有底气。艺术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反映，在艺术活动中，美的心理灵气会产生具体的显露机会。这时最有可能发现带有突破性的契机，从而使我们的观点脱离浮泛的一般化议论，具有实际意义。这种机会对艺术家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创作结果与艺术形象上，而并不注意创作过程本身。但是创作过程对美学家来说就十分重要了，因为这种主体的美化流程，如果光靠创作者本身的体会来提供研究资料，时常因为他们的不经意而遗失了各种要素。如果研究者本身有创作体会，就会形成双重的优势，研究工作就会得心应手，成果也会比较贴切，减少猜想成份。朱光潜先生曾说：“就文艺创作实践而说，美学家在这方面大半没有

足够的接触，我自己颇知此中之苦楚的，对文学和造型艺术虽有粗浅的接触，但也非常片面，对音乐、跳舞、歌剧、电影等等就简直是聋哑盲俱全。”^① 朱先生的坦诚值得体味，“苦楚”二字更是情真意切，他的体验可以证明，没有创作实践根基，搞美学是一种先天不足，后来者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足够的知识准备，美学研究只能谈玄，学问做不扎实。

三、对美学的“术科”开发

我们认为，美学研究必须有一个根本观念的转变，必须从封闭的认识体系中、从书斋里解放出来。要避免过度依靠演绎方法，淡化过早地建立体系的想法。应该看到，美学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概念的积累尚欠丰富，范畴的研究尚欠深入，如果以逻辑推演来建立所谓体系，势必捉襟见肘，不得不从哲学的母体里讨取些营养来聊解困顿，这样的理论就无法避免徘徊和僵守的命运。我们应该把美学暂时看成一门追踪学科，追踪社会审美实践，追踪美化活动，追踪艺术发展，捕捉新动向，收集新信息，这样的研究成果也许是零散的，但是它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形成不以哲学概念作替身的独立范畴。我们必须恰当安排传统的艺术哲学，把它恢复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上去，从而确立美学的本体地位。美学一旦找到了自我，使范畴形成一个自足的系列，新美学的形成就达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

^①《美学问题讨论集》之六，作家出版社，第132页。

我们认为，把社会实践中的问题理论化，可以建立起一个有生命根基的美学范畴体系，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走向，能够把生动具体的东西向稀薄抽象提升，这样有利于新理性的生成。

19世纪中叶，费希纳就曾提出过要有“自上而下”的美学(哲学美学)和“自下而上”的美学(心理学美学)。“当然我们所说的“自下而上”的含义与费氏的不同，不是以心理学为基础，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过去经典美学的研究走向是哲学——美学——美化实践，而最后一个环节又常常被忽视了。如果我们把抽象程度高视为“上”，把具体程度高视为“下”的话，这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沉淀方法，现在我们把它作反向调整：美化实践——美学——哲学，这样就可以把追踪实践的研究活动作为美学大厦的基础，这是一种提升的办法，有利于生活中的新鲜血液流入美学心脏，弥补理论缺乏自然阳光照射的不足，使其得到足够的天然营养，治好理论研究的软骨症。就内容讲，我们应该把美学当作“美化学”来研究。用哪个名称来称谓学科并不重要，只要约定俗成了，我们就无法改变它的存在。“美学”原意是“感觉学”，显然鲍姆嘉通的命名与实际内容相去甚远，黑格尔对此提出过非议，但是后者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大家都习惯了的概念。概念符号与语义所指有时并不一致，尤其是在概念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已经发展了的情况下。美学的研究内容应该不断明确和深化。我们可以象黑格尔一样保留“美学”这一学科名称，但是要自觉地以“美化”为中心来建构美学体系。如此一来，美学就具有了一定的“术科”特征。

美是一种状态，而美化是创造这种状态的活动。美是结果，美化是过程和来源，美的形态受美化方式的制约。美是静态的，是美化终端的显性表露。美化是动态的，包括了美的构想、美的生产、美的作品等全部静态质点。美容易被理解为纯客观的物质原态，美化则包含了主体和客体的综合过程。美化也包含了审美欣赏的心理过程，欣赏者也参与着美的创造，欣赏不是被动的、不是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所以，我们虽然可以不用“美化学”来代替“美学”这一学科的符号，但是却应该从“美化学”的角度来理解“美学”，应该实地考察美化实践的结构要素，对实践的主体、实践的目的、实践的过程、实践的方法、实践的结果、实践的效益、实践的总结作深层研究。只有这样，实践才能够成为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产生改造原有美学认识体系的巨大威力。

我们主张美学的实践化，有一点必须正视，那就是美学理论对美化实践的影响是有限度的。我们在解释美学的作用时，常常认为它对美育活动和艺术实践有指导作用，所谓“指导”，其实是过誉之词，美学能给美化实践以“启发”就算不小的成就了。启发就是提供契机，起导火索的引爆作用，真正有威力的是实践本身。

从实践角度来考查美学，似乎是一个简单和浅白的问题。但是一种根本观念的转变在理论上总是十分简单的，又常常被误解为早已解决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这样，生产目的的讨论也是这样。美学研究要面向实践的主张，当然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社会震动。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对此给以足够